書名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鏽石書堂刊本後修
撰者　宋 闕名 撰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索書號　大木-子部-類書類-31
編號　C5924800

卷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子部-類書類-3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鏽石書堂刊本後修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一

天

虎豹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此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出楚辭）

磨蟻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于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天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蟻不得不西（出晉天文志吳王蕃傳）

銀河左界河漢水之精發而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詩疏亦名銀漢謝莊月賦斜漢左界北陸南躔[illegible]曰銀灣出許洞詩亦曰銀浦出李賀詩

金闕神異經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千丈上有明月[illegible]徑一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兩闕名天門（出杜詩注）

通明殿通明玉帝殿名常有紅雲捧之坡詩云侍臣鵠

大木文庫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之十一

山木文庫

御史

烏府烏臺 漢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朝去暮集因名烏臺又名烏府又名柏臺

獬豸鐵冠 御史法冠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豸獸名正直常觸不正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漢胡廣傳）

柱後惠文 柱後以鐵爲柱張武曰當以柱後惠文冠治之（漢官儀）

絳騶白簡 顔延之爲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郊（宋書）

朱衣纁裳 彈劾大事則大夫中丞押簽奏法冠朱衣纁裳白沙中單小事常服

白筆 魏明帝御史簪白筆側堦而坐帝問曰此何官辛毗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也（魏畧）

黒貂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之儀元日冬至朝會則乘皂服戴黒貂升殿

辟車要秩 唐中宗授楊再思爲左臺大夫制辟車要秩非德靡膺專席雄班惟賢是屬

蒼佩崇班 唐蘇珦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又曰簪上霜凝筆端風起（並分紀）

朝廷知尊 肅宗時武臣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讙譁御史李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尊（勉傳）

天下相賀 唐徐有功免官起爲侍御史天下聞有功復進灑然相賀（本傳）

青緗 王維之自曾祖彪之四世御史中丞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緗世謂王氏青緗（吳志）

白簡 任昉沈約爲中丞彈文皆曰奏白簡以聞（南史）

赤棒 北齊宗室瑯邪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皆遥駐車馬以待中丞之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此儀浸絶武成欲寵儼使依舊制儼出北宮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林園東門張幕隔青絲歩障觀之遣中貴驟馬止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帝大笑

青囊 南史何思澄遷侍御史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在前

皂鵰王志愔爲侍御史執法剛正人呼爲皂鵰

六察官唐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戸口流散其三察農桑不勤其四察妖猾盜賊其五察德行孝弟其六察黠吏豪宗大曆中以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戸部刑部歲終議殿最號六察（並分紀）

驄馬桓典爲御史執法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憚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典畧）

三獨坐漢光武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

中執法高帝紀注御史中丞執法御史中丞也（晉灼云）

三告官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筆談）

識面臺官孫抃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曰聞君未嘗識二人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東軒筆錄）

鐵面御史曾公亮以臺官薦趙清獻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神道碑）

肅繩之司唐楊瑒爲侍御史反爲崔日知所劾瑒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奸臣謀則御史廢可矣（瑒傳）

司過之吏孫晧每宴置黃門郎十人侍立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欽失大者加刑小者爲罰（吳志）

七貴御史故事殿中得立花塼用紫案褥之類爲七貴

（李肇國史補）

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省門下省凡儀同三司此也

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唐志）

梓板御史臺在司馬門內署用梓板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衛宏漢舊儀）

雜端癡牀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坐南設橫榻號曰南牀又曰癡牀言倨傲如癡（御史臺記）

獨擊鶻王素爲憲臺風力甚勁時號獨擊鶻（翰府名談）

柱下史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掌注記言行

端臺唐御史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亦號端臺次一人知西雜三司受事號副端

綱紀正朝廷理狄兼謨遷中丞文帝謂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

國之龜寶柳彧爲侍御史當朝正色上嘉之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並分紀）

簉羽鵷鷺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耶時以爲清言

鵰鶚鷹鸇明目張膽唐韋思謙爲御史大夫不可純或以爲譏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偶又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爲不稱職

臺閣生風晉傅玄轉司隸校尉天性峻急不能有容每

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並本傳）

裏行 龍朔中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置殿中裏行後專以裏行名官（唐志）又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爲正官（御史臺記）唐武后稱制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有臺令史將入臺値裏行御史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乞先數驢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御史慚而止（國朝雜記）

肅政臺 龍朔中改御史臺曰憲臺至武后改曰肅政臺（唐志）

無以易堯 漢高祖用趙堯言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久之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

耳目官 唐韓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

清要 唐高祖欲授李素立清要九品官有司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擬校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李祐膽落 李祐違詔進馬御史溫造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縛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並本傳）

碎首玉階 王義方任職劾奏李義府曰碎首玉階素明臣節

鷹揚虎視 傳咸御史中丞箴云煌煌天文宿星是環爰

立私法其韡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又曰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集司隸校尉舊事號臥虎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裘挈

避世獨步江淹爲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今在南司足以震肅百僚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今日可謂近世獨步也（並分紀）

殿上虎劉安世器之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俟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歎服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言行録）

南臺起於武后西臺起於本朝唐高宗改三省爲臺遂呼御史爲南臺趙璘因話録言之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並云）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戲語云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李栖筠爲御史大夫不樂者呼爲栖（臺）蓋斥其名也（揮麈録）

賜紅綃金龍扇張泳爲御史中丞眞宗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上曰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執紅綃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

訖了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約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决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奸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衆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爲慙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踰已七八上不聽誨等皆納敕求罷去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絶市無臺官然人士猶采物論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雜記）

本草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褒行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有大熱有毒主除邪疾杜姦回振冤滯攻貪濁服之長精神

南奔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並侍史臺記）

呵佛罵祖元祐初張商英爲開封推官簡蘇內翰子瞻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如何偶館職孫朴見之以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公不悅出商英（邵氏辨誣）

烘堂凡上堂絕言矣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謂之烘堂則不罰

南司梁陸杲爲御史中丞劾山陰令虞肩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託杲杲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也

臺主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曆晉亦然

其門北開北齊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不北向者盖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分紀）

只置中丞雜端御史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中丞雜端各一員並判臺事（湘山野録）

闈吏橫直御史有闈吏隷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梃待中丞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不賢則直其梃此語諠於縉紳凡爲中丞唯恐其梃直也范諷爲中丞一日視其梃直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撝者數四去又呼之敎戒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皆欲如此之繁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梃復橫矣（東軒筆録）

活萬人子孫興前漢王翁孺爲繡衣御史逐捕盜賊吏當坐者翁孺皆縱不誅嘆曰吾聞活千人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生孫女乃元成皇后也（本傳）

諫官

諫垣舊唐著諫官元稹傳旣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又韓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寄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藁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家傳）

諫曹唐權德輿爲左補闕諫云臣職在諫曹（本傳）

補闕拾遺 唐制左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諷諫大事則廷論小事則上封事（唐志）

擇利近名 王沂公曾嘗曰韓魏公章疏甚好向來高若訥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須要純意於國家事爾（魏王別録）

坡拜 今呼諫議爲坡拜蓋曾唐朝舊語自外入爲諫議班在給舍之上歲蒲遷給事中又歲蒲遷舍人故語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讖）唐諫議謂之坡班在給舍上一遷爲給事又遷爲舍人有自他官爲諫議者班給舍上班中戲語曰饒君上坡去却須下坡來言遷給舍却在下也（青箱雜記）

[illegible]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戲謂之帶墜（春明退朝録）

四諫石介贊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爲諫官時謂四諫四人力引石介爲諫官范仲淹爲參知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然性好奇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行少咈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至主上雖富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諸公伏其言而罷蔡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公遂薦蔡襄爲諫官當時謂之四諫（東軒筆録）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上

謂曰祖宗法制臺諫須出自宸選若臺諫是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悸汗浹背而去

父爲宰相子爲諫官唐元和初杜從郁爲左補闕韋貫之曰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爲秘書丞（並分紀）

臺諫自專爲言事英宗曰人言臺諫奪權歐陽修奏曰此則爲陛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爲言事若使默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爲奪權則臺諫無職可供矣（奏事錄）

比之汲黯眞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名臣傳）

田舍漢唐李昭德爲内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乆待不至乃發怒曰叵耐田舍漢婁聞之乃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誰是

司諫正言唐有左右補闕國朝雍熙五年詔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又改唐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分紀）

五諫一曰風諫二曰順諫謂順其所欲以微動之三曰規諫陳其規規矩而正其事四曰致諫致物以明其意五曰直諫直言君之過失（大戴禮）

給事中

夕郎黄門侍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靈帝紀）

塗歸給事中四人左右分判省事詔書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唐志）

批勑唐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可於黄勑後批之吏白

宜進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耶史臣曰批勑有夕郎之風（分紀）

宜在瑣闥久在黃扉 唐郭承嘏爲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盧載封還詔書且言承嘏宜在瑣闥文宗曰承嘏久在黃扉故優其俸祿暫令廉問近諫列章美事也乃復留

回天之力 張元素遷給事中諫太宗發卒修洛陽宮魏謚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本傳）

翰苑

翰林院 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皆在焉應供奉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皆隸籍其間皆稱翰林（沈存中筆談）

北門內翰天子私人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以偹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主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以草制未有名號至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掌制誥開元末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院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百官志）

金蓮花炬 唐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宣宗時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乃綯至皆驚

八甎 德宗時學士入館視日影爲候時李程爲翰林性懶日過八花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並本傳）

蓬池鱠郢水醪李德裕述夢詩荷靜蓬池鱠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魚鱠夏至頒氷及酒以酒味濃和水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酒坊（李白詩）

口脂面藥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筩故杜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苕溪詩話）

登瀛洲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爲學士每暇訪以詩書故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禮賢是時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褚亮傳）

凌玉清翔紫霄凡登翰苑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翰林志）

黃盤雕錦學士舊規十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金坡遺事）

玉鼻騂天廄新頒玉鼻騂（坡新爲學士賜內廄良馬　東坡詩）

馬鬣三花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鳳書裁五色馬鬣翦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廄馬

海曲龍山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宋宣公詩云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開古記承明景象今頓還永與鑾坡爲故事

六幅山水屏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畫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乃置于中門

郭熙春江曉景元豐末既移院玉堂中屏乃郭熙所作春江曉景坡詩云玉堂晝掩春晝閑中有郭熙春畫山今乃爲玉堂佳物（詩話）

小三昧大三昧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

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翰林志）

十八文星舊唐書太宗圖十八學士爲之贊號十八文星舊書贊曰十八文星輝炳煥

一條氷陳彭年在翰林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謂其帶銜曰一條氷（國老閒談）

鼇峯最上頭宋景文公祁守益州有風力久次而不見用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道出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宴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又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峯最上頭

五鳳齊飛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爲相賈李蘇爲參政宋爲尚書（廬陵集注）

五相一漁翁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偁在翰林有同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嘆（青箱雜記）

甘泉從臣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之爲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東軒筆錄）

飛帛玉堂太宗以玉堂之設虛傳其號而無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帛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焉本院掛于玉堂之上方知貴矣（分紀）

待詔書詔太宗訪鍾王之迹御筆飛動乃召書史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授以筆法觀其有成名賜銀章象笏

令入翰林院充待詔書詔自是四海之内咸識禁中之墨妙焉（澠水燕談）

著撰文名 學士所著撰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敕曰御札五品已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羣臣表曰批荅奬勳勞曰奬諭賜外國曰蕃書醮曰青詞曰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祭文碑銘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訖進入故事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學士以雙日至又談苑大號令曰御札餘皆同

餘酲尚在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緻納又思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公不鬪宋子京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才雅稅一第於近廷居之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達旦方罷昱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酲尚在觀者亦駭矣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步行學士 國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自歐陽永叔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筆談）

視草臺 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

冠據臺而坐

垂簾草制拜相李吉甫裴垍在翰林同直裴垍草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李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存嘆息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坐中黎明相府官吏候于門

草麻潤筆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頻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策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除拜因循多不送遺先帝慮經費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令閤門督之既得乃以書進呈自是無敢闕者今以爲定制

用白麻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雙日起草候閤門鑰入而後進書隻日百僚立班於宣政殿通事舍人宣之機務要速並用雙日（並分紀）

進草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祥符中錢惟演入院是夕召入令草壽春王制惟演之進草乞御筆刊削然後寫麻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三點降出御筆書依奏方付待詔書寫其後南郊加恩及冊皇太子皆晁迥當之亦進草親王宰臣等即不進（澠水燕談）

進小字本天順二年宣旨每進麻制書詔錄小字留內自後機密公事即用小字本常詔不進國朝自祥符後詔麻制進小字蓋便於觀省也書詔亦進

承旨居第一閤元稹翰林承旨記曰憲宗始命鄭絪爲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承旨居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凡大詔令凡上所甚注意莫不專受

學士院李肇翰林志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內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今在右銀臺門之北第一門東向榜曰翰林之門入門直西爲學士院其北爲翰林院（並分紀）

繫鞋白事翰林故事每白事中書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直學士院力欲行之一日兩制俱白事他學士皆躡屐執笏惇獨散手繫鞋大咈物議纔罷惇直院

服赤腰黃舊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金帶懸魚謂之重金世傳館閣望爲學士詩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詩云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筆錄）

靈鵲噪本朝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翔集於玉堂之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詔議事因謂之靈鵲晁公詩云却聞靈鵲心應喜（金坡遺事）

鈴有聲田文炳續翰林故事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書引之以代傳呼予爲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俟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潛俟於下終無所覩其鳴皆應用兵處緩急亦如之（分紀）

槐閣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三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北一室二間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李相迪又自此閣

拜命其後入者多求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爲祥（澠水燕談）

承旨閣子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爲參知政事不數日以憂去服除以宣徽使召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爲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王珪爲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遂大拜凡秉政十五年而卒近世承旨之迄無此比也

長春殿曲宴蘇易簡爲參知政事引故事爲請詔自今後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須長春殿曲宴

丹鳳樓肆赦蘇易簡又引唐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惟承旨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並楊文公談苑）

宮燭然窗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窗格上有火然處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盛事（筆談）

賜飛龍廐馬學士新入院飛龍廐賜馬一匹銀閙鞍粧轡

蕭蕭台彭乘爲翰林學士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答語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值飢民流離況始入劒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纔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性滑稽乘死爲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塵（筆錄）

依樣畫葫蘆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冠自以

父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俟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不用

擧筆不忘規諫 歐公在翰林仁宗一日承間見御閤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誰作左右對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收諸宮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嘆曰擧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

瀛州之象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待詔董羽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州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漏禁月色滿庭眞人世之仙境也

木天 內諸司舍屋唯祕書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分紀）

兩制 國朝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其後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事實）

親調藥餌 眞宗尤禮杜鎬直龍圖閣上開樽酒親封題賜鎬鎬素不飲飲之疾作幾至不救眞宗親至閣下臨問手調藥餌撫慰令卧平乃歸內其待侍臣有如此者（三朝寶訓）

盛事有七 李昉赴玉堂賜燕詩序云今日之盛事有七新賜衣帶鞍馬十月朔賜錦袍特宣草麻改賜內庫法酒俸給現錢給親事隨從就院勑設（翰林志）

綸省推高除中書舍人。李義山爲學士制云綸省推高（景龍文館院）

擬大言賦淳化四年太宗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蓆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礮也飛雲湧霞膰膳膫也刳鯨腊鵬代鵝鮓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溟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分紀）

龍邸繼遷馬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制李繼遷送馬五十匹以備濡潤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禹偁愛其儒雅乃別爲買一匹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馬顧肯此虧價哉（紀事）

中書舍人

一佛出世唐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嘗曰朕聞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賀諺以爲一佛出世豈容謬哉（談苑）

尺書招贊普東坡元祐初爲中書舍人上賜御書紫薇花詩一首坡進詩落句云小臣願對紫薇花試掃尺書招贊普（坡集）

五花判唐故事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書其名謂之五花判事（職林）

六押給省乃分司押事故唐舍人乃謂之六押（李泌家傳）

閣老唐制中書舍人六人掌詔旨冊命皆次第進畫以久次者一人爲閣老判本省雜事（唐志）

一人足辦我事孫處約爲中書舍人高祖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本傳）

古事今事唐高仲舒崔琳同爲中書舍人宋璟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崔琳尚何疑（崔義玄傳）

撻額裹頭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謂之撻額裹頭（出盧氏記）

揮翰如飛陸展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分紀）

斲窗舍人唐陽滔中爲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他適無本乃斲窗取之時號斲窗舍人（朝野僉載）

易服飲酒于肆中魯宗道易服飲酒于仁和肆中一日眞宗急召將有所問使者于酒肆得之曰上問以何事對幸先見敎公曰以實對中使入上果問具如公對上問何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親客遠來遂與飲臣且易服市人無識臣者上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以公爲忠實後爲明肅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歸田錄）

寺僧出迎張文懿爲社令時出城過村寺村寺老僧出迎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時山神夜夢告某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

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遂復改之明日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言長官復爲相矣明日當來但減筭矣後果三入中書（王氏聞見錄）

知制誥

十年遲 白樂天除知制誥與三舍人同宿詩曰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衣綠 國初知制誥有衣綠者錢若水自舍人遷學士入謝曰閤門承旨例先賜金紫太宗許之閤門以舊例對太宗曰吾欲令若水綠袍上繫金帶儒門之美事也（東軒筆錄）

閤長壓角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閤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裴庭裕正除遍事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邵興宗入院不欲爲舍人閤長壓角（春明退朝錄）

不試知制誥 故事知制誥先試其文辭仁宗以陳堯佐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制誥者惟楊億陳堯佐二人而已（神道碑）